

有什么特别甜特别宠的甜宠文?

已完结，全文甜！

正文连接：

<https://www.http://zhihu.com/answer/1840352640>

番外：

阿浓在第年三月份怀上了身孕

阿浓还记得那夜，卫熠回来的很晚，阿浓近日不知怎的，脾气很是不好，卫熠在她面前晃，她嫌烦，卫熠晚回了府，她又甚是糟心。

阿浓在院子里坐了好久，也没见那人的身影，困意上身，便回了屋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着卫熠这么晚也不知回家，又甚是生气，遂将房门锁上了。

卫熠回到府中，一日的公务累的他心力交瘁，只盼着早点睡下，温香软玉在怀。可他没想到，他心心念念着的小妻子将他锁在了门外。

阿浓坐在床榻上，已然看见门外的影子，是她熟悉的身形，她看着他在门外站了好久，好似犹豫着要不要敲门，阿浓以为卫熠会让她把门打开让他进来，可却没想到，他竟转身走了。

阿浓慌了，赶忙把门打开

卫熠听到门闩声，又返回过来。

“还知道回来？”

卫熠听着小姑娘糯糯的语气，带着点闷气，脸上也是一副生气的表情。

“今日公务多了些，让阿浓等急了？”

卫熠挂着笑，一副不着调的样子，在别人面前和在阿浓面前，他倒是两幅模样。

“你刚才是想宿在哪，莫不是背着我在后院养了两房妾室？”

阿浓躲开了卫熠想搂住她的手，将外头披着的衣裳扔到一旁，正想往榻上走，却不小心被凳子绊了一下，磕到了膝盖。

卫熠忙的将阿浓扶住，将她抱到榻上，大手隔着单薄的衣料轻轻的为阿浓揉着膝盖。

“有一个这般娇气的阿浓就够了，若是再来几个如阿浓这般娇气的女人，为夫可是受不住。”

卫熠刚想欺上身，阿浓就将他推开，语气中满是嗔怪

“将衣服更了去”

卫熠倒也没强迫，好脾气的起了身，却又趁阿浓不注意，啄了阿浓一口。本想看小妻子一脸羞意，没想到小妻子愣了一下，脸色立马变了

“呕”的干呕一声。

这回脸色变得便是卫熠，他沉着脸，不可思议的看着阿浓

“怎么，为夫就这么让阿浓恶心吗？”

阿浓赶忙摇摇头，这回倒是她错了，上前安慰卫熠，可却没想到又是一阵恶心。

卫熠才注意到阿浓的不正常，连夜请了大夫，院里一闹，连着国公夫妇也过来了，大夫一诊断才知，阿浓有孕了。

阿浓要做母亲了，这事儿第二日便传的人尽皆知，连圣上都龙颜大悦，往镇国公府送了不少名贵的补品来。

卫熠的事务也少了起来，每日总会早早的回家，形影不离的跟着阿浓，生怕她磕了碰了。

卫熠看着阿浓平坦的腹部，不由自主的摸了摸，他现在仍有些不可置信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生命，留着是他的血脉。

他又抬眼看了眼熟睡中的阿浓，小姑娘不知做了什么美梦，睡着也挂着笑，露处一侧浅浅的梨涡和两处鼓鼓的婴儿肥。

“我们阿浓还是小姑娘呢，怎么就做了母亲”

卫熠虽然这样说，可心里还实实在在的期盼着阿浓腹中的胎儿降临，他总会睡前胡思乱想，想着阿浓腹中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若是女孩，会不会长得如阿浓小时候一般娇憨可爱。

阿浓的肚子一天比一天明显了，原来的衣服也穿不下，只好重新制了几件新衣，阿浓被卫熠养得娇气，是个连衣裳都不会自己穿的板正的主儿，平常人家，都是妻子为丈夫更衣，到了阿浓这，却反了过来。

阿浓有孕脾气不好，卫熠的脾气却是越来越好，平时不仅不惹得阿浓生气，就连着阿浓夜里念叨着想吃城北的马蹄糕，他也会马上过去买回来给阿浓。

可平稳的生活终是没过多久，三皇子勾结外邦，欲窃君位，气的皇帝一病不起，太子沈净虽临朝听政，但朝廷人心，个个晃动。

外邦欲犯北部边境，朝廷百官，却无一人敢站出来请旨带兵御敌。

沈净年纪轻轻，就差点被气晕在朝堂。

危难之际，只有镇国公父子站出来，自荐带兵出征。

“镇国公府世代忠肝义胆，孤在此谢过。在场文武百官也好好瞧瞧，平日里谏人的折子倒是上的不少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候，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”

沈净挥着袖子，带着气下了朝，临走还叫走了卫熠。

太子并不是很想让卫熠出征，此战凶险，若是不能平安回来……

“卫熠，你若不然在考虑考虑……朝堂上那么多武将，又不是白养他们的”

卫熠摇了摇头，将手背在身后，目光悠悠的掠过远方的宫墙

“臣意已决……沈净，替我照顾好阿浓”

镇国公父子回了府，迎头就是国公夫人披头盖脸的骂。

“卫泠！你这一把老骨头不想着活做什么要拉着儿子，儿媳才刚刚有孕……若是，若是出了什么意外……”

应是国公夫人平时再过强硬，如今说到这也不禁哽咽。

“镇国公府世代忠义，世人谁不知，朝廷里那些个人平时都是做什么吃的！”

卫熠老实的在一旁听着母亲念叨，心中也是百感交集，待父亲将母亲安慰好，才匆匆走回院中。

不出他所料，阿浓正坐在庭院树下等他，小姑娘拄着腮，愁苦都写在脸上，见他回来，硬生生的憋出笑容来迎他。

“你回来了？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为夫刚回来，就想着为夫走？”卫熠嗔怪着，敲了敲小姑娘的额头。

“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”

阿浓将卫熠领到屏风后面，替他解下扣子，脱下朝服，又替他选了一件青色的便服，想为他穿上，却发现她根本不知从哪下手。

卫熠将衣服接下，自己穿上。

“明日下午便出发”

卫熠看着阿浓，忽然有些放心不下，她被她照顾的比出嫁前更为娇气，连个衣裳自己都穿不明白，日后若是自己不在身边，遇到困难与委屈，他的阿浓该如何？

“阿浓……”

卫熠抬起手，抚开她额前的碎发，低着头碰着她的目光。

卫熠紧紧的抱着阿浓，舍不得放开

“阿浓，会怪我吗？”

“不会”阿浓摇了摇头。

镇国公府世代名将功勋，阿浓自小知道，就像卫熠曾经告诉她的，她的卫熠，本就是那个要成为英雄的人。

阿浓与上京城的官家女子相似，却不相同，阿浓从小听父亲高谈阔论家国大事，阿浓见过前方大捷的消息传来皇帝舅舅喜悦的神色，阿浓也曾幻想过成为骁勇善战的女将军，可阿浓不能，但阿浓不能拦着卫熠成为那般的英雄。

卫熠一去边关便是半年多，阿浓还记得他走时，墙外的桃花还开的正好，转眼间，院里已经是覆盖一层大雪，墙角窗前开着几枝烈烈红梅。

阿浓托着肚子，看着房前屋外来来往往的下人，个个喜笑颜开，阿浓瞧着屋里已经挂上了红灯笼，不由得叹了一声气，年关马上到了，可卫熠依旧是一点消息也没有，连封信也不知寄回来。

阿浓坐在榻上，摸了摸肚子里的孩儿，太医告诉她，她肚子里怀的是男孩，怪不得在她肚子里如此闹腾，折腾的她夜里时常睡不着觉。

阿浓又想到了卫熠，卫熠总会趴在阿浓的腹前，一口一个小阿浓，阿浓想，卫熠应是想要一个女儿，也不知卫熠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失望。

有小厮匆匆的跑过来，递上一封信，脸上的笑都快咧上天上去了，对阿浓说

“夫人，这是宫里送来的，是世子爷寄回来的家书”

阿浓接过信，阿浓看着信封上熟悉的字体，心竟砰砰直跳。

阿浓抚摸着那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“吾妻亲启”

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将信封打开。

“卿卿吾爱，见字如晤

自分别，为夫与阿浓已有月余未见，阿浓安好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月余不见，为夫亦备苦楚可怜。阿浓勿怪为夫不与汝，只因前事缓急，为夫分身乏术。

为夫去后，定知阿浓必劳起府事，阿浓少虽骄，却顾大体，阿浓万不可过劳，顾好自己，顾好腹中之胎。

不知母亲是否安康，父母情好，母亦定是日日思愁。吾未履孝子之任，是吾为子不孝，愿阿浓替吾在母前谢罪。

.....

为夫许诺，必平安归来。

又复一年之尾，新年之初，为夫祝阿浓，长命百岁，岁岁平安。

笔墨终尽，情意绵长 ”

阿浓咧开嘴，笑着，眼角的晶莹顺着脸颊划过，掉在那封宣纸之上，晕染掉了那个让她心心念念日日夜夜的名字

年关刚过几日，就传来军队大捷的消息，敌军避退，挂起了投降的的白幡，卫熠捉拿逆贼，胜利而归。

阿浓的肚子看着没几日就要生了，国公夫人紧张得很，早早就请来了接生婆留在府中，生怕出了什么意外。

也许是听到卫熠回来的消息，太过开心，一下子动了胎气。

阿浓到只觉得身体疼痛无力，耳边都是嘈杂的喊叫，眼里的雾气让她看不清，她迷迷糊糊，好似看到了卫熠十几岁时第一次上战场打仗凯旋而归时的场景，身披铠甲的少年将军坐在高头大马上，意气风发，惹得路旁看热闹的少女都不禁芳心暗许。

十几岁的阿浓，不懂得什么叫情什么叫爱，可对于卫熠，她只想把他藏起来，让他的名字永远的与她的名字连在一起，让世间的人都不敢觊觎，不敢抢走。

“阿浓”

“我回来了”

阿浓生了一个男孩，眉眼长得与卫熠十分相像，国公夫人喜欢得紧，国公爷更是连夜觐见，请皇上御赐个名字。

孩子被赐名为“琰”，取自“怀琬琰之华英”

全府上下，都很喜欢这个小主子，阿浓也很是欢心，她看着襁褓中的婴儿，长得白白嫩嫩，又看了一眼一个人坐在一边上的卫熠，父子两倒是相像的很，也不知卫熠小时候是不是如此可爱。

卫熠当然不知道阿浓所想，府中上下，合是最难过的应是他，阿浓生孩子，在生死门走了一遭，吓得他心都悬在了嗓子眼，

孩子生下来，本想着与多月不见的小妻子好好温存一番，可中间总夹着这么个小人。卫熠终于明白小时候阿浓为何这么讨厌他，他如今看着与他好似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儿子，也是讨厌的很呢。

“阿琰，阿琰”

卫熠看着阿浓拿着布老虎逗着摇篮中的小儿，怎么想怎么气不过，生着闷气起身走了。

阿浓也发现了这两天卫熠的异常，情绪低落的很，夜里也睡的早，一个人侧着身，背对着她。

阿浓终是鲜少好脾气的凑上去安慰，纤细的双臂环上卫熠劲瘦的腰，讨好的在他耳边撒娇。

“卫熠，连你儿子的醋都要吃吗？”

卫熠不动声，依旧不理他，但他鼻息紊乱，阿浓已经猜到他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卫熠，小气鬼”

卫熠刚想转身与阿浓理论一番他究竟哪里小气，就觉得阿浓将他的腰身又抱得紧了些，小姑娘将头凑近他的脖颈，喷薄而出的热气带着好闻的花香，卫熠听见她说

“卫熠，我爱你”

“阿浓最最最喜欢的人，只有卫熠”

那年七夕，阿浓被卫熠拉出来逛夜市，卫熠一身白衣，阿浓一身蓝粉色襦裙，梳着少女发髻，两人走在街上，任谁也瞧不出这是一对已为人父母的夫妻。

“卫熠，你看，那边有许愿树”

卫熠顺着小姑娘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是湖边一棵粗壮的老树，树上挂满了红绳，树下还有个老头在像来往的路人发红绳。一转头，小姑娘已经跑下了桥。

“姑娘，买条红绳吧，挂在这月老树上，月老知道你的心意，就会赐给你一个如意郎君。”

“不了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”

但阿浓依旧买了两条红绳，每个都挂上一个牌子，一个写着“萧云怜”，一个写着“卫熠”，两个绳子打着死结，被小姑娘翘着脚挂在了树上。

“那老朽我就祝姑娘与心上人终成眷属，百年好合。”

阿浓看着桥上的白衣身影，七夕的夜空，好似故意在给牛郎织女相见让路，月亮被云朵隐藏，漫漫星河铺满夜空。

“我的心上人，叫做卫熠”

是那个意气风发，风华正茂的干净少年

是那个横刀立马，所向披靡的英雄将军

少年和将军只有一个名字——卫熠

不知哪里放起了烟花，映红了整个夜空，也映在了卫熠身上。

在阿浓眼里

他在拥挤的人群中熠熠生辉

比夜空中的任何一颗星都要灿烂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